

# 养眼小绿地

□南京 赵培龙

两年前,这里正在修筑连接城乡的四车道马路,但不知何故,突然停止施工,在外秦淮河不远处留下一段砂砾地。

春风吹过,大地复苏。这块被人遗忘的砂砾地上,忽然出现了两位老人的身影,他们清理砂石杂物,四处寻找泥土,围出米把见方的小菜地,之后撒上青菜种子。大自然对勤劳者总是予以回报,经过不停浇水,星星点点的绿芽终于破土而出。那天我和爱人散步经过此地,对这块神奇的小绿地很是好奇。老人见我们兴趣盎然,于是调侃地说,如果想种,也可以开垦一块试试。

四月的一天上午,我说服爱人一起去垦荒辟地。说干就动手。首先我划出地域,接着开始捡拾砖石等垃圾杂物。一个上午不知不觉过去,城外四周垒起了一个尺把高的砂砾圩子。我们汗流浹背,居然忘了吃饭时间。第二天上午,艰巨费时的攻坚战打响了。砂砾地因被碾压过,坚硬板实,每一锹挖下去都很困难,个把小时才挖出面盆大小的坑。之后,凭借这个

坑向外扩展,但每扩一点都不容易,每锹扎下去都震得手指发麻。经过又一个上午的努力,终于挖出一米多长、锹一般宽的沟槽。我们腰酸背痛、汗水涔涔,但信心满满。

两位老人见我们动真格,建议用镐头挖掘。有了镐头,挖掘速度明显加快,一个上午就开出了近两平方米的砂砾地。我们又连续干了几天,终于翻出一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砂砾地,清理砖头石块等杂物好几吨,整块地势明显凹陷进去,但砂地中仍然布满鸡蛋般大小的石子和砖头块儿。我们捡去一桶又一桶,仍然捡拾不完。

回到家中,我在想如何将那些小石子、小砖头捡掉。我发现阳台上有一个镂空的水果篮子。我突发奇想,这不是现成的滤筛吗?我喜出望外。将地里的砂砾装进篮中,只轻轻摇晃几下,细砂漏下,小石子、小砖头滤出。经过两个上午过筛,砂砾地已接近泥地了,但分明又全是砂子。

又一周过去。一天,我从不远处的建筑工地上借来小推车,从很远处挖土回填,整整一天,运了

多少趟不清楚,硬生生将砂砾地加厚了十五公分左右泥被。

我们将地一分为四,铺上石子路。远远望去,就有了一块像样的“田”。这里没有水源,只能种耐旱植物。淮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朋友建议种植山芋,并告知我们种植要点,同时快递秧苗。按照指导,我们打上一垅垅高约一尺的岭子,收到无根的秧苗后,在岭子上用小锹崴出一道缝,撒一点复合肥,然后将秧苗侧躺于秧缝里,再用土填实。为了小苗生根发芽,之后几天里,我们用纯净水瓶装水浇灌。一周左右,发蔫发软的秧苗逐渐苏醒硬朗舒展,长出了新芽。

一个月过去,秧苗变成一条条长藤,沿着岭子匍匐前进。为了控制养分消耗,我们不断地翻藤,以延缓节根再次扎入泥土。不大的地块里,满是拥挤拥挤的藤叶,轻风吹过,摇摇曳曳,又是一块养眼的小绿地。有人说,这块地年把就要修成马路,意思是种不长久。我和爱人以为,管它能种多长时间,我们要的只是一种心境,短暂的美好也是美好,短暂的快乐也是快乐!

# 原来的我

□苏州 葛金花

它叫结石,突然搅乱了我的生活。

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忽视,它生气了。后果很严重,我蜷缩地躺在床上,左腹疼痛难忍。我一手捂着左腹,不停地向它求饶,但无济于事。

那种痛,额头细细密密的汗珠知道;那种痛,从牙缝里不断挤出的呻吟声知道。我感觉它好像手拿一把铁锤,在我的肚子里不断敲打着。求饶无门,我只得赶往医院。已是晚上,街灯扫过我挣扎的脸,我扫过街灯模糊的脸,相互勿别,不曾欣赏。我是怎般像个蹒跚躬身的老人,挪步走进医院急诊室,又是怎般熬过等待拍片的时间。墙上的钟嘀嗒嘀嗒,肚里的铁锤咚咚咚,彼此争着时间,彼此互不退让。走廊上冰冷的长椅看着,默默无言。

虽然猜到了是它,但当医生的诊断结果放在我的面前,我还是有些惊讶。没曾想,没料到,继而好长一段时间失神了,时光匆匆,人也匆匆,身体也匆匆,我看着地上的影子,这才发现它矮了,它老了。

我躺在冰冷的床上,任冰冷的碎石机器紧紧按压着我的腹部。我好像蓬松面包一般的肚子,被压得

很平,如果一辆玩具车在我腹部开过,我想也不会颠簸一下。腹部不平,只有艰难的呼吸知道。接着,我仿佛看到了白大褂的医生变成了操作打夯机的师傅,在我的肚子上不断地夯压着。顿时,腹部、背部、胯部很多位置疼痛着、酸麻着。为了赶走它,我除了忍受,还是忍受。

从医院出来的时候,已是深夜。路上空空旷旷,只有街灯孤独地守候着。照得见的明亮随处可见,照不见的黑暗暗暗涌动,就像我现在的肚子,虽然碎石了,虽然暂时不痛了,但它还在我的肚子里,散碎成点点。

我按照医生的指示,多跳、多喝水,但它还是不断挣扎着、反抗着,试图以堵逼痛。而我,因为它的挣扎反抗,造成堵塞和感染,又一次去了医院,再一次碎石,又打了一针,挂了一瓶水。

回去的时候,刚下过一场雨。雨后的树叶卸了妆,最真实的一面,叶子也更绿了。我知道,它来过,它也终将像我们人生中的一场雨一样,必将离开,而我们最真实的一面,终将因为经历过,而变得更面对风雨。

雨后有阳,夜过天明。当它离开,我还是原来的我。

# 轻轨穿楼过

□盐城 陈卫中

听刀郎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,那句“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”,让我们懵了多少年,无法想象二路汽车停在八楼是什么样的奇幻场景。

上个月去重庆,大学老同学第一站带我去李子坝轻轨站游览。我纳闷,虽然我生活的城市还没有地铁,但上海、南京也是常去的,地铁也多次乘过,轻轨站有什么好稀奇的。

打的到李子坝站时,平台上已有很多的人。但他们好像都不是要赶轻轨,而是都举着照相机或手机等待着轻轨的出现。

老同学这时才揭开谜底,他要带我来看看“轻轨穿楼”。“二路轻轨,将从这幢楼的六到八楼间穿越而过。”老同学指着平台上所有人目光聚焦的那幢楼。

“来了,快拍。”有人高声喊。一列轻轨由远而近,直奔这幢耸立在轨道上的大楼而来。眨眼间,车头钻进了楼体。又眨眼间,车身完全钻进了大楼。几分钟后,车头

驶出大楼,车身也驶出了大楼,列车奔大楼疾驰远去。

二路轻轨,停靠在八楼,又穿楼而过,难道这就是刀郎所唱的那般场景。不是,那是在新疆,而这里是重庆。

老同学说,这是全世界独有的,到重庆必看的“轻轨穿楼”,已成为网红打卡点。

从那幢大楼的一楼乘电梯至五楼,在商场里绕了几个弯,然后再乘电梯到七楼,再走楼梯到八楼,才到达二路轻轨李子坝站。刚才还是仰着头,望着轻轨驶入和驶出,现在根本看不出这里和往常的车站有什么区别。检票进站,想体验一次轻轨上楼,但什么别样的感觉也没有体会出来。

“轻轨从楼中过,对楼内居民生活有没有干扰?”我问老同学。

“据说,轻轨和楼都要用这块地,有人异想天开,提出轻轨穿楼的方案。后来,竟然被采纳了。轻轨和楼房独成系统,互不干扰。同时,轻轨采用了降噪的技

术,避免了噪声扰民。多少年过去了,轻轨和居民相安无事。”老同学的话消除我的所有疑问。

离开李子坝,进入市区。拥挤零乱的高楼、狭窄弯曲的道路、起伏起伏的地势,完全颠覆我对大城市的认知。入住老同学安排的酒店,我住四楼,竟然要乘电梯向下。原来,刚才办理入住的大堂竟然是在五楼。重庆,总有很多事让我想象不到。

回到了家乡,走在笔直宽敞的街道上,才又恢复对城市的原始认知。

“轻轨穿楼”,没去过李子坝,谁会相信这是真的呢?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,原来是楼依山而建,八楼连接着半山上的公路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谁愿意承认那么奇妙的东西,竟然是的的确确的存在。如今,再唱“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”,我声音更洪亮,更有底气。向家人讲述轻轨穿楼而过的故事,我会更绘声绘色、栩栩如生。

# 手写时代

□河北保定 杨方

那天整理旧书报,发现了一摞手写书稿,是我当年投稿废弃的稿件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我喜欢上文学,对诗歌和小小说下过笨功夫。每当遇到喜欢的诗歌、小小说,就认真抄下来。把诗歌抄在笔记本上,把小小说抄在稿纸上。舒婷的《致橡树》,顾城的《远和近》和余光中的《乡愁》,我都很虔诚地抄在一本硬皮笔记本上。那时我订阅着《小小说选刊》,当我读到喜欢的篇目,就认真抄写下来,一个标点都不会抄错。

另外,把自己写的诗抄在笔记本上,也是我写字的经历。那时候我常常囚在宿舍里写诗,每当写出一首就特别兴奋,待最终修改满意后,就会认真把诗很工整地抄在笔

记本上。我写了两大本诗集,现在还时常拿出来欣赏把玩。从最初的笨拙稚嫩,到后来的书写流利,诗集中能发表的没几首,钢笔字倒是越来越爱看了。

还有一种最频繁常见的写字经历,是给报社写稿投稿。起草稿,钢笔字不受限制,可信马由缰、龙飞凤舞,但写成后,誊抄在方格稿纸上就得中规中矩。“投稿时认真书写每一个汉字”,这是一位老编辑亲口对我的教诲。他说给报社投稿,字写得好看不好看,先放一边,必须把字写清楚了,哪个编辑看作者来稿,都喜欢书写工整的稿件。

我身边的许多人,经常照着字帖练习硬笔书法,在书法纸上写出来的字个个娟秀漂亮,可一到实际应用的时候,钢笔字就乱了阵脚。

可见,钢笔字在实际应用中无意识地修炼,更容易达到无心插柳的效果。

但遗憾的是,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,手写时代渐行渐远,实际应用的手写机会已经差不多了。我写文章已告别手写多年,投稿更是走上了电子邮箱快车道。是方便快捷了,但我常常提笔忘字,很常见的字也常常写错,即便没写错,模样也怪怪的,已不像原来的字,这就是大家普遍都已出现的失写症。现代人手写功能的渐渐退化,是否可以看作是给现代文明的我们敲响的警钟?

又想到那一摞手写书稿,我得好好珍藏,没准会成为不可再生的家庭文物。那些带着体温和情谊的书稿,每个字都是会呼吸的精灵。

# 阅读是一窑炭火

□南通 张雷

童年记忆里,郊远的乡村,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,一册连环画陪伴的夜晚就是难得的阅读享受。

然而机缘巧合,一次家庭经济决策让我有了不一样的童年生活经历,也接触到更多的书籍。那时候,父亲辞职回家,自筹资金办窑厂。父亲与一个远房叔叔轮值换班,夜班也必须整夜值守,全神贯注把控火候,随时添加燃料。漫漫长夜,唯恐瞌睡误事,叔叔运来一摞书,码在窑洞角落。

当我看到这摞书,真感觉两眼放光。大开本的是好几期的文学期刊和两本《章回小说》,让我第一次了解到除了课本和连环画之外,还有期刊杂志这样的书。我坐在窑洞里的小板凳上翻看那些期刊,新奇地打量封面。印象中,期刊杂志封面以人像为主,神情或冷峻如山,或黯淡如灰,或趾高气扬。封面上的红色刊名,鲜艳夺目,在简陋的窑洞里散发炉焰一样的光辉,闪烁着特有的风韵。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其中蕴涵的深意,只是想当然地认为红色有着热烈的视觉冲击,与乡野春风浸染的花,秋霜酿制的柿,擎举火炬的椒异曲同工,天然营造一种莹润雅致的意趣。

秋夜,寒月凝露。窑火熊熊的光焰闪烁其词,窑洞里温暖如春,混合着柴草、煤炭和煨烧土砖的炽烈味道。窑洞顶悬置一只5瓦的灯泡,微弱的光亮在窑火翻江倒海中浮沉。倚着角落里堆积的干草,趁着这彻夜不息的光,我翻开杂志折叠着那一页。这本书辗转了千里,然而颠簸过的文字似乎更有清雅的质感。经历过日晒雨淋,杂志封

面已经残破,四角只剩三角,卷起的书边印着指印与汗渍。

深夜的窑洞里炭火闪耀,散发蒸腾的气息,陈列在角落里的水瓶、陶瓷杯都在变幻着影像。窑壁上晃动着坐在炉火前的人的巨幅剪影。那一摞书也仿佛被火引燃,蹒跚着人间烟火。尽管时隔数十年,但我至今仍记得和父亲共读的窑洞时光。父亲寡言少语,不苟言笑。只有在看书的时候,父亲才会偶然舒展眉头,暂时忘却纠缠不清的愁绪。有几次,他甚而会笑出声来。我总会在这个时候,放下自己手中的书,凑过去瞅他手中的书。他好像也乐于分享他自认为有趣的章节,急于向我讲述人际交往中种种险恶的际遇,并传授如何成功避开陷阱圈套的经验。见我不以为然的样子,他只得长叹一声:你現在还不知道天高地厚。

懵懂的年纪,尚不能够体悟人世的艰辛苦涩。然而父亲的感喟,也让年幼的我隐隐知晓一本书对于成长的意义。一册期刊能让一个农民感慨,这是书里隐藏着的智慧。

那一摞杂志,我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,封存一段温馨的记忆,不忍舍弃。多少年后,当我回老屋清理旧物,又看到角落里的书册。时间真如逝水,岁月指缝流沙,泛黄书页上残留着水渍与尘迹。蠹虫啃噬的扉页,仿佛打开了一扇时光之窗,依稀可辨识往日的欢欣与愁绪。翻阅那些斑驳的文字,仿佛与多年前的自己一次次重逢,握手言欢。

我想,等我再搬新家时,仍然会给这一摞书留一个角落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6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